

红色阳光

刘 镇

HONG SE DE YU GUANG

红 色 的 云

刘 镇

*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沈阳市南京街6号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大 连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5 $\frac{1}{2}$ 插页：4

字数：90,000 印数：1—4,000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01 定价：0.38 元

工人阶级的战歌

——序《红色的云》

方 冰

一九六一年三月，当刘镇同志的第一组诗在辽宁省《文艺红旗》（《鸭绿江》的前身）上发表的时候，我读了以后，心里真是无法形容的高兴，我庆幸又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诗人，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

这以后，刘镇同志接连发表了不少的诗作，都是写工厂的，因为他写得差不多都很出色，在诗坛的百花园里，开放了一丛突出的很有特色的新花，很引起大家的重视，博得大家的欣赏与称赞，——尤其是广大工人群众的欣赏与称赞；称他是工人阶级的诗人，自己的诗人。——我觉得这是对刘镇同志的最合适的褒奖了。

一九六四年刘镇同志把他的这些诗编成一个集子，名叫《晨号集》，由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要我给他写一篇

序；我欣然地接受了。

这时刘镇同志的诗已经在国内诗坛上崭露头角，好些人发表了意见，更有人写了评论的文章，都是同声赞美。我觉得在这方面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然而，刘镇同志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这株新花为什么能开得这样的灿烂呢？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研究一下，于是约刘镇同志作了几次长谈，请他把自写诗以来还保存在他手头的或是可以找得到的他的诗稿，包括他初期的写在车间黑板报上的诗，印在挑战书上的诗，在擂台上叫号叫出来的诗……都一起拿来我看看。研究以后，我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刘镇的成长》，算作他的《晨号集》的序言。后来，这篇文章又被《诗刊》转载了。而他的诗集，却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没有出版。

从此，我就同刘镇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可是，那时我正在农村里搞运动，很少回沈阳；刘镇同志在工厂里，整日劳动，又不能到乡下去；因此，我们很少见面。

然而，我们的心，却是靠得很近的。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关进“牛棚”里，我的同事也被关进“牛棚”里。据说：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国文坛是被一条又粗又大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统治着；我们一下子都成了“黑线”人物，关进“牛棚”，当然是有了理由

的了。那时自顾不暇，很少想到刘镇。同时，我认为他是不需要我来挂念的：一个工人出身的业余作者，打从十五岁起，就远离家乡，来到沈阳铁西大工业区当徒工，可以说是在工厂里长成人的；又写了许多歌颂工人阶级伟大事业的好诗，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虽然干着所谓“危险的行业”，那又不是他的主业，绝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来势很猛，由于林贼与“四人帮”的干扰，很混乱；文艺刊物都停刊了，再也见不到刘镇同志的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家都忙于文化大革命，或许是刘镇同志没有时间写诗，也是很可能的。一九七二年五月，《辽宁文艺》复刊了，不见登载刘镇同志的诗；又过了很久，仍然不见登载刘镇同志的诗；这就引起了我的怀疑了，自然而然地就惦念起他来。由于乡居已久，各方面的音讯都隔绝了，谁也不知道谁怎么样，也无从打听。后来才知道：就是象刘镇这样的工人出身的有成绩的业余作者，在“四人帮”猖獗横行的那些年，也在受着严重的迫害，连发表作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最后不得不含着热泪一步一回头地别了他生活多年的铁西工业区，登上火车，离开母亲般培育他成长的沈阳，转到河南三门峡市去。……——哦！一切都明白了！……

清除“四人帮”以后，刘镇同志才又发表诗作。现在春

风文艺出版社要将他的《晨号集》重新出版。刘镇又加进去解放后（也可以说是解放吧）写的几首诗，改名为《红色的云》，来信要我再为《红色的云》写一篇序；我当然更是欣然地接受了。

可是，我与刘镇同志已经十余年没有见面了……

然而，我们的心却是靠得很近的。

二

十余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再读刘镇同志的这些诗，依然象一股清新的风迎面向我吹来。

关于刘镇同志的诗，早已经有了定评了，无须我再来说什么。我只是借此机会说说我读了刘镇同志的诗以后的感受。

我向来对于读一首好诗有这样的比喻：好象把一块海绵投到一碗清水里去，马上就把那碗清水吸干了，使你有一种莫大的艺术享受。如果这诗要是象一碗浆糊呢？那是再读也是各不相干，感情上引不起一点共鸣，就完了。

我认为刘镇同志的诗，就象是一碗清水似的好诗。

我觉得：读了刘镇同志的这些诗，象参观了一个色彩丰富的工业画展。那浓彩重抹的大场面的油画：有雄壮豪迈、烟波万里的大工厂区，有山高谷深、铁臂飞转的露天煤矿，有锣鼓喧腾、鞭炮齐鸣、宛若红云飘飘的报捷队，有车铃欢

叫、儿童高呼、迎接工人下班回来的住宅区……；那色调清新的小品：把我们带到夜色幽静、灯光明亮、正在聚精会神、琢磨革新的小家庭里，把我们带到完成任务、面对晨光、手抹汗珠、满脸欢快地站在机器旁的工人身边……。

刘镇同志给我们描绘了多少工人阶级中英雄式的人物的生动的形象啊！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画廊：有《满天飞霞》、《父女摆播》、《庆寿》、《矿山的怀念》、《矿与石》等诗中的白发苍苍的老英雄，有《夜》、《晨光好》、《单等汽笛一声》、《好》等诗中的年轻工人，有《父女摆播》、《向阳小葵花》等诗中的青年女工，有《书记的手》、《女大副》等诗中的工人干部……。刘镇同志不仅描绘了他最熟悉的机械工人的形象，而且还描绘了采矿工人（《上井》、《下井》、《爆破》等诗）、钢铁工人（《炉火熊熊》、《轧钢》、《锻》等诗）、码头工人（《海港吊车》等诗）、运输工人（《飞》等诗）、火车司机（《闯坡》等诗）……以及其他行业的工人的生动的形象。这些形象真是顶天立地，不愧为伟大的领导阶级。

祝寿酒，刚下口，

他大臂一挥就喊走！

“主轴任务紧，

咱们快战斗！”——

脱去新衣露工装，

那腰间，
还掖着把小榔头！

（《庆寿》）

晨风，
把疲劳全吹跑。
啊！
金色的早晨，你好！
祖国的早晨，你好！
东方半壁天，
喜报贴满了！
擦擦手，抖抖肩，
冲着接班的对手飞过去，
搥一拳，
禁不住哈哈大笑！——

（《晨光好》）

我双手掌钳紧转动，
汗水在前胸后背搔痒痒。

（《锻》）

声音、笑貌，跃然纸上，多么的栩栩如生啊！

同时，我感到：读了刘镇同志的这些诗，好象听了一次动人的演奏——工业生产大合唱的演奏：炉火的呐喊，钢铁的轰鸣，汽笛的呼唤，车铃的喧闹，组成了大工业生产的主

旋律；星稀月高，鼙声如潮，梦中欢呼，钟鸣清晓，多么甜美的动人情思的小调！这些大工业区的音响与旋律，有的象澎湃的狂涛，有的象涓涓的细流，都一齐涌到刘镇同志的笔下。

刘镇同志写的是自由体的诗，这便于使他挥洒自如；同时又吸取了民歌与古典诗词——尤其是词曲的声律铿锵易于上口的长处，又多是运用工人群众的口语；虽然有的句子长到一二十个字，有的句子短到只有一个字，但都是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律动而组成的，因此读起来铿锵流畅，琅琅上口，正好表现了大工业生产的节奏。前边举的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现在再举《咱俩》一诗，以观其全貌：

我和老张，
合装一台机床。
我在这头穿轴，
他在那头安轮。
（好象一在亚洲，一在美洲，）
满头是飞闪的星光……

——当当！
（好啦？）
——当！
（装！）——

别看咱俩谁也看不见谁，
心却通在一根红线上；
别看咱俩对面说话听不清，
几锤打到头，
——不用讲！

轰隆隆的雷呀闪闪的电！
九天外的罡风呀，
暴风雨中的海洋！……
咱们天天这么装！
咱们年年这么装！
实话说：
咱是忙在共产主义的大厦上！

撩开彩霞，
跨过夕阳，
天车飞来飞去，哈！
咱俩心，
象两颗快乐的小卫星，
紧围着机器追逐、飞翔！

而诗歌的音乐性——其声律、节奏的铿锵、优美，决不只

是外在的东西——形式上的东西，而是要受诗人的感情、气质的制约与充实的。如果抽掉了刘镇同志所特有的感情与气质，《咱俩》一诗能会是这样的面貌、能会是这样的感人吗？——诗是诗人的心的声音！

刘镇同志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刘镇同志首先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与之相适应的成就：他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战斗员，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歌手。他的心同工人阶级的心跳动在一个节拍上，他的步伐同工人阶级的步伐行进在一个口令下。正如刘镇同志自己说的：“我成了工人产业大军的一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时我又骄傲地觉得：那工人阶级的‘巨人’中也有‘我’！”“我觉得自己离不开这里，这里也离不开我的时候，我感到自豪！”（见《我亲爱的工厂区啊！》）

刘镇同志打从十五岁上起来到沈阳铁西这个大工业区，工人阶级用劳动与汗水把他培养了十几年，他就象一颗出色的螺丝钉，牢牢地被安装到这部大机器上了。他对他的工厂区产生了热烈的爱。刘镇同志说：“我对这里的每一个广场，每一条大道，每一根烟囱，每一部机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每一种音响和色调，都有着先入的深情。连刮风下雨时的厂区，风暴狂卷的厂区，大雪纷飞弥漫的厂区，也是无比壮美的，更不必说，生活和战斗在这里的无数工人阶级弟兄、前辈和后代了！我要歌唱这里的一切。”（见《我亲爱的工

厂区啊!》)能否产生这种深情,是很重要的。刘镇和他的阶级已经同呼吸共命运了。他了解了他的阶级,他的阶级也了解了他。这样一来,他才取得了充沛的战斗力,他才锻炼出他的嘹亮的歌喉,他才能站在他的平凡的岗位上看得遥远,他才能发现他的车间他的工厂区到处都是诗,他才能左右逢源、诗趣横生……。

工业生产的行业与工种是千差万别的,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却都是一种型号的,是在统一的大工业生产中形成的,是在统一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上形成的。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们的思想感情各有各的特点;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却有着共同的特点。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是最可宝贵的,也是最难于获取的。一批一批的政治骗子,把人的思想搅得很混乱,要保持工人阶级思想的纯洁性,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干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最需要这种最可宝贵的纯洁的工人阶级思想感情;尤其是进行诗歌创作,更需要这种充沛的思想感情。只有得到它,才能照亮生活斗争的场景与前途,才能得心应手,获取写作上的自由。刘镇同志不仅写自己行业里的生活斗争写得好,写其他行业的生活斗争也写得好,其原因就在这里,——他深深地获取到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斗争的情况是比较容易了解的。——还是用刘镇同志自己的经验来说明问题吧:

“《上井》、《下井》的写作时间是在那次煤都之

行后的三个月内。……之所以能很快写出，一个主要原因是，两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情绪，我早就有认识并多次体验了。这是孕育在我心头多年的诗！……谁战斗得英勇，谁就会得到欢乐和光荣。谁一心革命，出色劳动，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就最快乐而自由。这种思想在写作《上井》、《下井》之前，我早就要表现在诗歌之中了。只是，往往是失败的。那么煤都之行，则给了我‘岩浆喷发’打开了缺口的作用。倘若没有那种长期的生活的感情的积累，我是决不会把它们写得较为热烈而美好的。另一方面，有了积累，而不得这样一个恰好的‘喷口’，同样也是枉然。”——（见《〈上井〉〈下井〉的一段回忆》）。

虽然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前者——长期的生活的感情的积累，究竟还是主要的一面，起决定作用的一面。否则，根本就不会去找“喷口”的。我也参观过抚顺的龙凤矿，我就没有写出刘镇同志这样的好诗来。——至于“四人帮”的那些胡说八道，不值得在这里一驳，让刘镇的诗集去打他们的嘴巴好了。

“四人帮”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的十年，对刘镇的迫害，对他的创作是颇有影响的。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啊！就是一把锋利的刀，闲置了十年，也会生锈的。刘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写的《大路歌》这一组诗，因之未能突破他以

前的诗的水平。现实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诗也应该随之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地有所突破，开辟新的境界，达到新的水平。

刘镇的战斗的激情还象火一样地在燃烧着，我相信他的笔在写开了以后，定会不断地有所突破，开辟新的境界，达到新的水平的！我坚决地这样相信！

1978年4月16日晚写完。熊岳。

目 录

工人阶级的战歌

——序《红色的云》 方冰

满 天 飞 霞

光荣颂.....	3
车间晨号.....	7
满天飞霞.....	9
父女摆擂.....	11
向阳小葵花.....	13
书记的手.....	15
战士复员回来了.....	18
庆 寿.....	21
夜.....	24
晨光好.....	28
迎 春.....	31

烟 波 万 里

我亲爱的工厂区啊.....	35
---------------	----

烟波万里	38
欢乐的竞赛	40
“好”	42
老爷爷	44
烟囱颂	46
车铃欢叫	48
咱 俩	50
单等汽笛一声	52
致机器	54
大路口	57

矿 山 纪 行

下 井	63
上 井	65
露天矿纵目	67
矿山的怀念	71
爆 破	74
致矿工弟兄	76
矿与石	78
地球深处的笑声	81
老钻工	84
山 中	86

矿山誓言.....	89
升 坑.....	92

炉 火 熊 熊

“鞍钢”	97
高 炉.....	100
轧 钢.....	102
锻.....	104
飞.....	106
海港吊车.....	109
女大副.....	111
闯 坡.....	113
咱们是时代的总装工.....	117
攀 登.....	121
炉火熊熊.....	123

大 路 歌

致祖国.....	127
干起来吧，同志们！	134
大路歌.....	138
“特别会”	145
红色的云.....	148
后 记.....	154